



〔法〕安娜·德尔贝 著

严华 译

一个女人

Anne Dellbée
UNE FEMME

根据Les Editions Presses de la Renaissance

Paris, 1982年版本译出

一个女人

——卡米尔和罗丹的故事

(法)安娜·德尔贝 著

严 华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一二〇一工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4插页 318千字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7,300册

书号：10355·917 定价：3.15元



《该拉特亚》

罗丹



《麦堆上的少女》

卡米尔·克洛岱尔



《窃窃私语》 卡米尔·克洛岱尔



《成熟》 卡米尔·克洛岱尔



《沙恭达罗》 卡米尔·克洛岱尔

迄今为止，这本书第一次对我们叙述卡米尔·克洛岱尔的扑朔迷离的一生。

作为女人、同时作为艺术家，作家保罗·克洛岱尔的姐姐卡米尔半世坎坷、一生怨恨，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命运。

在上一个世纪末，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想成为雕塑家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、甚至不能容忍的事情。然而，卡米尔却带着那种构成她的特征的野性的意志，满腔热忱、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这场冒险之中，直到一八八三年她遇上奥古斯特·罗丹那天为止。这位大师同意与她尽师生之谊，不久，罗丹便成了她的情人。随之而来的是整整十五年情意缠绵而又波折四起的交往，最后，卡米尔精疲力竭、垂头丧气地从这种处境中解脱出来……

一九四三年，在持续三十年之久的骇人听闻的监禁之后，卡米尔在阿维尼翁附近的蒙特维尔格疯人院与世长辞。她在身后留下一部重要的作品让后人评说，这部作品以一种罕见的力量、一种幻想的独创性而为人注目。

卡米尔作为一个女人，同时作为艺术家，我们应该使她重新恢复声誉。这本书——由另一个女人、另一个艺术家满怀激情所写——终于承认了卡米尔·克洛岱尔的合法权利。

——目 录——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肉体与灵魂····· | 1 |
| 死神降临····· | 5 |
| 月亮的孩子····· | 10 |
| 疯人院来信····· | 27 |
| 家中撒旦····· | 30 |
| 疯人院来信····· | 39 |
| 大卫与歌利亚····· | 42 |
| 她····· | 50 |
| 疯人院来信····· | 56 |
| 燃烧的荆棘····· | 58 |
| 疯人院来信····· | 67 |
| 抵达巴黎····· | 68 |
| 疯人院来信····· | 77 |
| 年迈的埃莱娜····· | 78 |
| 疯人院来信····· | 86 |
| 雅各·凯西亚····· | 89 |
| 罗丹先生····· | 98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西格蒙特与西格琳特 | 105 |
| 疯人院来信 | 116 |
| 罗丹雕塑室 | 117 |
| 疯人院来信 | 129 |
| 晨曦 | 130 |
| 疯人院来信 | 140 |
| 地狱之门 | 141 |
| 疯人院来信 | 147 |
| 巨人 | 148 |
| 思 | 160 |
| 克洛·拜扬游乐场 | 173 |
| 疯人院来信 | 183 |
| 野性的希望 | 184 |
| 罗斯·伯雷 | 200 |
| 星期二茶话会会员 | 206 |
| 沙恭达罗 | 217 |
| 罗丹罗丹罗丹 | 224 |
| 疯人院来信 | 235 |
| 公主 | 237 |
| 疯人院来信 | 249 |
| 利斯莱特城堡 | 251 |
| 城堡小女主人 | 259 |
| 疯人院来信 | 271 |
| 意大利大街一一三号 | 272 |
| 疯人院来信 | 284 |
| 克罗托的华尔兹 | 285 |
| 飞天之神 | 30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疯人院来信 | 305 |
| 城市 | 306 |
| 疯人院来信 | 314 |
| 《健谈的女人》 | 315 |
| 《天才……》 | 329 |
| 疯人院来信 | 336 |
| 意大利式煨饭 | 337 |
| 明天，开幕日 | 348 |
| 疯人院来信 | 350 |
| 疯人院来信 | 351 |
| “第一流水平中的一位……” | 352 |
| 巨偶 | 356 |
| 疯人院来信 | 369 |
| 二十世纪开始 | 370 |
| 《T》的一横 | 376 |
| 疯人院来信 | 378 |
| 成年 | 381 |
| 疯人院来信 | 392 |
| 破旧的红连衫裙 | 394 |
| 风景如画的艺术品商店 | 405 |
| 疯人院来信 | 420 |
| 《某种永远幼稚的成份……》 | 422 |
| 耶稣受难 | 423 |
| 有人将出卖我 | 437 |
| 疯人院来信 | 442 |
| 疯人院来信 | 443 |
| 禁令 | 444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约您会面..... | 447 |
| 让-路易·巴罗..... | 449 |

附录：

马蒂亚斯·莫拉特的文章摘要
编年表

肉体与灵魂

一天，我翻开《眼睛在倾听》这本书。

这本书装帧精致，配有插图。其中不乏优美动人的篇章，比如：“荷兰之春”、“让·斯迪恩”、“尼古拉·马埃斯”。

书中关于伦伯朗^①的那些评论，以前我好象从未读到过，还有伦伯朗的三幅作品。

保罗·克洛岱尔^②还找到一种描述西班牙绘画方式的方法。

他把这种方法——称它为《灵魂的肉体》。我曾经为之迷恋，这种蔓延滋长不同寻常的淫荡与最狂热的神秘主义混为一体。

此外，这本书最后一篇文章的标题并不引人注目：《卡米尔·克洛岱尔》。今天，不论是谁——你们或我——迟早都可能打开此书，翻到这一页。

① 伦伯朗：荷兰画家（1606—1669）。

② 保罗·克洛岱尔：（1868—1955）法国诗人、戏剧家，曾任驻中国福州领事和驻日本、美国、比利时的大使。

这个为弟弟所爱、爱得那样深的姐姐，她是什么样的人呢？

这个问号跳跃在字里行间，拨动着你们的心弦。我又听见文章的第一声呼唤，她，我听清楚了她的呼唤。

“我的小保罗！”

从此，这声呼唤一直在我耳边回响。

她是谁呢？这位“漂亮迷人的少女，身披美丽和天才交织而成的灿烂光芒，带着那种经常出现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残酷的巨大力量”，她曾经用这种力量左右着保罗的青年时代。

她是谁呢？

“一副绝代佳人的前额，一双清秀美丽的深蓝色眼睛，一张与其说富有肉感、不如说傲气十足的大嘴、一大簇披散至腰际的褐色、赤褐色的秀发。”

这位借自己弟弟之笔突然向我呼唤的少女究竟是谁呢？

她曾经疯狂地爱着奥古斯特·罗丹。然而，一九一三年七月！“那辆救护车在外面等候，此行一去是整整三十年！”

我读了一遍又一遍，这简直不可能。她于一九四三年离开人世，可是，她在人世间就已经捱过阴曹地府的漫长黑夜——三十年的疯人院生活。这简直不可能。

克洛岱尔写完了人生全文，用了整整九页纸！全文在我的手头，全文在我的心中。

余下的仅仅是缄默而已。

一九五一年六月于布朗格

然而，并非如此！余下的并非仅仅是缄默。我无法合上这本书，我沉浸在字里行间，不断重复书中的词句，背诵这句宣告哈姆莱特之死的令人为之叫绝的短句。

然而，这令人为之叫绝的短句，不为人们引证借用已经有四百年的历史了。余下的不可能只是缄默，因为，最值得人们注意的客观理由并不因为她是保罗的姐姐、奥古斯特·罗丹的情人，也不因为她漂亮迷人，更不因为她是“疯子”。

不！叩动我心扉，阻止我合上书是因为：她是**雕塑家**。

一位十九世纪的天才雕塑家。她那些巧夺天工的雕像，保罗·克洛岱尔在书中逐一描摹，直到她最后一件雕塑作品：《帕耳修斯》^①——这位不用看就致人于死地的英雄。这位致人于死地的英雄，不用……

这位年轻的姑娘身材颀长，漂亮迷人，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楚楚动人。

“潇洒自然的举止，坦率真诚的态度，傲慢清高的风度，轻松愉快的神情……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”

于是，研究卡米尔的工作开始了，这本书是整个研究工作的一部分。迄今为止，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，因为，今天有谁能够完整地评述卡米尔·克洛岱尔的一切是非曲折呢？

这本书向监禁中呼唤的她又迈进了一步，这本书打开了禁锢她的另一把锁。终于，她在那儿，用那双灵巧好

① 帕耳修斯：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。

看、沾满泥土的手微笑示意。

这就是她：创作出一种无与伦比的艺术形式的女人、
举世无双的**女性**雕塑家。

哪怕不时地迷失方向，我仍然走进了这座通向她的迷
宫。我不时地欺骗自己：

她在那儿，她在等待，再不容耽误片刻了。这张被贴
了一半封条的脸，在茫茫黑夜里呼喊：

一个女人。

一九八二年于昂热夜间

死神降临

这钟声里回荡着三个凄凉伤感的音符。

保罗·克洛岱尔《日记》

她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。

她羸弱无力，弱不禁风，刚刚将一只脚踏在这块巨大的白色大理石板上。破床发出一阵微震。

这只枕头。她感觉到枕头的粗布镶边，却很难察觉它的细布枕面。相距遥远吗？不，枕套就贴着她的脸在擦痒。她感到枕面在脸上轻抓细挠。另一回事吗？不，完全是一回事。她的身体仿佛被缠上一层裹尸布。不是仿佛，而是早就尸布裹身了！人们给她留下的这点微乎其微的空间，大概还剩下几秒钟的残息余气。

她动了动脑袋，尽管这一动作几乎让人难以察觉，但对她来说已经是勉为其难的事了。她只是相信自己动了一下脑袋，她尚有一丝气息。一个女人掩面伏在医院的这只枕头上。

她不慌不忙地远离他们，远离这个世

界，远离耻辱羞愤。她渐渐地消逝了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离去。

从他们的巨掌之中，她缩回自己的小手；在这条污秽不堪的床单上，这双灵巧好看的小手拍打出它们最后的节奏。

此时此刻，这个女人默默无闻地死去。没有一个人在场。

蒙特维尔松医院。

她茕茕孑立、形影相吊。

她上船了。她日盼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轮船甲板开始震动，保罗早就应该带她到中国去！

她曾经两次希望、迫不急待地希望去中国。现在她孑然一身，终于拿定了主意。为什么总指望他们的大慈大悲呢？这些所谓的善良人！

一丝微笑又一次勾画出两片漂亮而又倨傲的嘴唇，它们苍白无力，有些干裂。

她掩面伏在这只淡颜色的枕头上。

水面泛起一阵涟漪。她推开所有的跳板。卡米尔匆匆忙忙，木船却轻摇慢晃，她抓住双桨，这只中世纪的大帆船便舒展开宽阔的桨叶。现在，两排白色的巨翅拍打着被太阳煮热的海面。

这条床单。她感觉到这条粗糙的床单就在自己的手下面，连续好几个小时，她用指甲轻轻地抠刮……